

永恒的记忆

□ 叶晓芳

岁月如白驹过隙，往事如烟飘散。然而，1960年5月31日的那场特大沙尘暴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清晨，和往常一样，组长梁景康带着刚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制图系毕业实习锻炼的女同志范水丹和两位工人外出测导线。中午时分，天气出现异常，先是西北方向开始昏暗，紧接着是一阵阵的巨风，仿佛有人在后面推着人走。一个多小时后，昏暗逼近，风力加大，而且还带着米粒大的沙子。根据以往的经验，梁景康决定提前收测，自己背上仪器和脚架，交待范水丹捆扎好资料返回驻地。走出不到半个小时，一阵强风把他俩推出三四米后倒地。景康看看周围没有可躲避之处，赶紧卸下仪器，把范水丹紧紧搂在怀里，并不断安慰惊恐万分的水丹。风暴继续加大，不断有蚕豆大的石块打在景康的背部。范水丹听到景康发出的阵阵“哎哟哎哟”声，知道他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也只能本能地紧紧压住资料袋。这时，最让景康担心的是驻地帐篷的安全，不知炊事员老李一人如何应对。

一个多小时后，风暴开始减弱，梁景康露在外面的皮肤已是斑痕累累，罗马手表也被击碎。范水丹虽然未受伤害，但如此巨大的风暴仍使她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直到梁景康喊出“赶快回家”才起身紧随。

回到驻地，眼前一片狼藉，两顶帐篷被风吹倒，所幸四根基绳打得牢，未被刮走，帐篷像两条大被子似的盖在地上。锅台刮倒，行军锅不知去向，用完生活用水的空汽油桶滚落到二三十米外，包括写着“男厕所”的三只空桶，唯有盛满水的写着“女厕所”的三只汽油桶仍然竖着。梁景康

向四周喊着“老李，老李”，就是不见人影。

半小时后，老李出现在东南方。他一手拿着行军锅，一手拿着各式炊具，嘴里哼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见到景康和水丹第一句话就是：“老天爷想砸我的饭碗，没门儿！”接着他指指七凹八凸的行军锅说：“样子难看，但没漏。被我在一里外找回来了，晚上照样烧饭。”等在大地点标架下躲过一劫的小张小陈归来后全组又重振家园，将红白相间的大测旗重新飘扬在帐篷顶上。

五天后，一辆吉普车来到小组，中队指导员一下车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两件事，一是31日的特大风暴使邻组卫西方组长不幸牺牲了，他是在紧紧压住资料箱时被两个鸡蛋大的石块击中头部身亡的。二是建议在荒漠戈壁实习的女同志调到队部或交通方便些的小组实习锻炼。指导员对范水丹说：“水丹

同志，如果你愿意，可先去整理一下内务，等会儿和我一起回队部。”突如其来的安排使范水丹十分犹豫，她慢慢地离开座位回到自己的小帐篷整理衣物，思绪万千。两个月的野外生活给了她许多人生感悟，测绘工作的艰辛，获取数据的不易，同志们的关爱，老李班长的乐观，组长景康的爱护一幕幕闪现在眼前，她整理衣物的步伐越来越慢。当她想起风暴来临时组长用身体保护她时，终于停下了整理，急步回到指导员身边说：“指导员，我自愿留在小组。在工作上大家把我当战友，在生活上大家把我当小妹，我会完成实习任务的，请领导放心。”指导员高兴地说：“好同志，我一定如实向队党委汇报你的思想和愿望。”

当送走指导员，吉普车在远处消失后，梁景康转身问范水丹：“后悔了吧？”“跟着你，绝不后悔！”

小雪相思

□ 邢云鹏

孤灯不明夜正寒，短信相思千万句。
忆昔他日离别时，点点泪花飘零雨。
倚遍栏干无人晓，传情电话增愁绪。
何处鸿雁传家书，登高望断来时路。